

刘绍南血洒洪湖岸边

李笙清



刘绍南遗像

大革命时期，刘绍南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土地革命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和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后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血洒洪湖岸边。在革命老区洪湖，至今流传着刘绍南的英雄事迹。

参加革命

刘绍南（1903—1928），又名自棠，乳名小年，湖北省沔阳县（今洪湖市）戴家场土地沟人，自幼同情民众疾苦、疾恶如仇，好打抱不平，颇具胆识。1920年春，17岁的刘绍南考入董必武、陈潭秋等创办的汉口共进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汉中华大学就读。求学期间，他得到武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关心，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夏天，刘绍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刘绍南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洪湖，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主张，并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在他的帮助下，长工许登科、王文元和贫苦青年彭国材、涂为云等人被发展入党，成为当地农运骨干，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工农革命运动在戴家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27年，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国民党军夏斗寅、杨森部来到洪湖，大肆捕杀工农运动的领导人和组织者，戴家场的土豪劣绅也趁机卷土重来，在乡里反攻倒算，欺压百姓，戴家场的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遭到破坏。为减少损失，刘绍南和彭国材、涂为云、李德珍、贺家琪等日夜奔忙，一面继续开展工作，一面迅速将党和农会组织转入地下，为即将到来的武装斗争保存了骨干力量。

领导暴动

1927年秋，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湖北全省得到贯彻。9月，沔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白鹿凤凰台来仪寺召开。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鉴于戴家场位于洪湖西北岸，为湘鄂两省边沿地带，反革命

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会议决定把大革命失败后埋藏的武器取出来，在戴家场举行暴动。

9月10日，正值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当天夜里，时任中共沔阳县委委员的刘绍南，与鄂中特委、沔阳县委和沔南区委负责人肖仁鹤、邓赤中、刘镜珊、姜敬修、赵文允、彭国材等50多人在陈家祠堂召开党员大会，进一步落实暴动措施。当天夜里，刘绍南、彭国材手持武器，率领农协会员300余人包围了反动团防队盘踞的涂家大院。团防队企图凭借高墙深院负隅顽抗，向群众暴动队员放火点燃涂家祠堂，借助火势，刘绍南率领暴动党员、群众攻进大门。经过一番激战，全歼了团防队。战斗胜利后，刘绍南等连夜将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了贫困群众，并在王爷庙恢复了农民协会，涂位云被推选为第一任乡农协委员长，同时成立了人民赤卫团，由彭国材任团长。

戴家场暴动告捷后，府场、杨树峰、白庙、新沟嘴等洪湖沿岸各地也相继发动武装暴动，广大穷困农、渔民欢欣鼓舞，各地很快恢复了农会，并成立洪湖赤卫队、游击队。10月，中共鄂中南特委将沔阳戴家场秋收暴动武装与监利暴动农民在洪湖西南岸监利柳叶湖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刘绍南带领农民赤卫军配合工农红军转战鄂中地区，屡立战功，并协助各地建立起许多小块革命根据地和赤色游击队。11月，邓赤中、刘绍南、贺国、彭国材、涂位云等人，在白鹿

凤凰台陈墨香家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沔阳县委，邓赤中担任书记，刘绍南任委员兼南区区委书记。

不幸被捕

秋收暴动的枪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湘鄂两省反动军阀勾结土匪、土豪劣绅大肆“清乡”。洪湖地区的国民党军组织土匪恶霸李伯岩、陈厚堂等成立“保卫团”“常练队”，配合国民党驻沔阳的第三旅等部，以峰口为中心，在府场、沙口、汉河等地建设据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大批共产党员和农协会员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返乡的豪绅地主还从经济上变本加厉地向工农群众反攻倒算，肆意敲诈勒索，以至于许多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抓住刘绍南，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特务，在洪湖区各大大小集镇及交通要道张贴刘绍南画像，悬赏重金加以通缉。面对严峻的形势，刘绍南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存和发展党团和工农组织。

1928年夏，红十六师挺进湘西，刘绍南（当时兼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留守洪湖。7月9日深夜，刘绍南在陈家祠堂主持召开沔南区特委扩大会议。10日凌晨4时，会议接近尾声时，由于叛徒告密，会场被国民党沔阳县保卫团包围。刘绍南负责断后，掩护二十余位党员干部安全撤退。在与敌激战

中，他右腿中弹，行走不便，不幸被捕。

天亮后，敌人拖着昏迷不醒的刘绍南前往戴家场，一路上刘绍南血流不止。沿途群众见了极为悲痛，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家的竹床拿出来，把伤势严重的刘绍南抬回戴家场。

刘绍南被押到戴家场后，国民党沔阳县保卫团副团总李伯岩出面“摆酒劝降”，席间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刘绍南，刘绍南始终不为所动。李伯岩恼羞成怒，对刘绍南施以酷刑，刘绍南受尽了敌人惨无人道的虐待，却始终坚贞不屈，痛斥敌人。敌人拿来纸笔，逼迫刘绍南写“自首书”，称只要写了自首书就不再追究。刘绍南沉思片刻，挥笔写下《回答敌人审问》一诗：

大丈夫，要革命，立志创造新社会！为工农，谋幸福，粉身碎骨也肯为！百折不挠气不馁，抱着牺牲又怕谁！革命成功占地位，忠党美名万古垂。你们杀了我一人，好比明灯暂被狂风吹。革命少了我一人，好比大海丢了一滴水。革命声势如潮涌，一起一伏前后继。浪打沙埋众贼子，哪怕妖魔逞淫威！白旗倒了红旗飘，老子生死在这回！走上前来不下跪，贼子们，睁开狗眼看爷爷！今天落在你们手，任你杀来任你为。再过二十年，且看老子转回归！

从容就义

见刘绍南铁骨铮铮，宁死不屈，敌人也无计可施，就押着刘绍南游乡，企图以此手段对刘绍南进行当众羞辱，同时威吓当地群众。刘绍南识破敌人阴谋，一路上慷慨激昂地向群众演说，宣传革命道理，搞得敌人只好草草收场。

就在此时，当地恶霸地主向李伯岩“控告”刘绍南是穷人的“主心骨”，并说“为了镇压穷人造反，必须杀一儆百”。敌人遂决定杀害刘绍南。刘绍南得到消息后毫不畏惧，在狱中写下《壮烈歌》以明心志：

壮，好汉！刽刀下，把话讲：土豪劣绅，一群狗党，万恶滔天，刮民血汗，休要太猖狂！革命人，你杀不完，有朝一日——血要用血还！刀放头上不胆寒！英勇就义，壮！壮！壮！烈，豪杰！刽刀下，不妥协。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我说话，我绝不说！杀死我一人，革命杀不绝！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水，眼睛哪肯背敌誓！宁死不屈，烈！烈！烈！

1928年7月23日深夜，因受刑而体无完肤的刘绍南被敌人抬至涂家花园，用铡刀杀害。临刑前，敌人以“最后五分钟”为限，问刘绍南“还有什么想说的”。刘绍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5岁。

刘绍南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他那对党无限忠诚和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永留人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刘绍南为革命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立了烈士纪念碑，他所在的村子被更名为绍南村。

（作者单位：武汉博物馆）



李大钊关怀创建中共乐亭支部

董连辉

河北乐亭县是李大钊的故乡。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就曾利用节假日回乡之机，在庙会上向群众宣传进步思想。他还说服本村一些士绅推倒村头的华严寺，办起新式学堂，不仅让一批穷苦男孩子上了学，还带头破除旧习俗，动员一些女孩子上学。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古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1923年9月，乐亭县从县立高小吸收一个毕业生，办起中学。在李大钊的推荐下，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王苓伯到乐亭任该中学校长。王苓伯是乐亭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深受李大钊的教诲。他到任后，开始用新知识、新思想教育学生。1924年1月，李大钊又介绍共产党员、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王德周到乐亭中学任英语教员。王德周上任后，把党的组织关系带到乐亭县中，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

在校任职期间，王苓伯和王德周大胆进行教学改革，摒弃旧教材，选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做国文教材，用科学和民主的新知识、新思想来教育学生，他们在学校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并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4年暑假前，王德周在校内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经过个别交谈，征得个人同意，他吸收徐凌汉、贾坤普、李运昌等七名中学生加入了青年团。暑假期间，王德周去北京，到中共北方区委向李大钊呈报，得到批准后回到学校，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乐亭中学支部，由王德周任团支部书记。当年寒假前，按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王德周将团员中年满18岁以上的徐凌汉等转为共产党员。经李大钊批准，中共乐亭中学党支部正式建立，王德周任支部书记，受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此后，乐亭中学师生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开展起来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并成立学生联合会，一面组织“平民夜校”，加强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一面深入周边农村，帮助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反对苛捐杂税等运动。

到1925年6月，乐亭县已发展党员20余名、农会会员500多名；徐烧纸庄、木瓜口村分别建立了党支部，小米庄子等村有了党小组和中共党员个别关系。1927年初，乐亭全县已有50多个村建立农民协会，入会农民达5000余人。

中共乐亭县党组织还根据李大钊的指示派出多批优秀党员、团员赴外地学习，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康家会战斗：一场部署周密的速决歼战

孟玮

1940年，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冲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包围，在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八路军发起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为配合正大路破袭战，于8月20日晚对同蒲路北段和铁路两侧的主要公路展开破击战，攻取铁路和公路线上的日军据点，其中，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和四团接到的任务是：于8月20日夜攻克位于忻（县）静（乐）公路上日军的重要据点康家会。

当时，康家会为晋西北东部的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日军占领该地后，为进一步西进，特别在此处设立了军火库和粮秣站，并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对此，三五八旅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以第四团两个营进攻康家会，一个营在康家会以东的炭窑沟、青龙庄间设伏准备歼灭石神增援之敌；以第七一六团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设伏，战斗打响后，伺机歼灭利源、静乐等地的增援之敌。

20日下午，三五八旅参战部队相继进入到各自指定的作战地点。当天20时，在已被策反的伪军的带领下，四团部分战士很快便夺取了康家会的外围据点，随后向日伪的核心阵地尹家大院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设伏，战斗打响后，伺机歼灭利源、静乐等地的增援之敌。

20日下午，三五八旅参战部队相继进入到各自指定的作战地点。当天20时，在已被策反的伪军的带领下，四团部分战士很快便夺取了康家会的外围据点，随后向日伪的核心阵地尹家大院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设伏，战斗打响后，伺机歼灭利源、静乐等地的增援之敌。



五二九团浴血守南口

王瑛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日军占领平津后，为打通平绥线，遂集中兵力向南口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8月初，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五二九团作为先头部队，在团长罗芳珪的率领下，抢在敌人之前到达南口，随即迅速构筑防御工事，进行战前准备。

日军于8月10日对南口、居庸关、德胜口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战役，中国军队英勇抵抗。当时，五二九团守卫的龙虎台首当其冲。为减少伤亡，罗芳珪果断下令部队暂时撤退，当日军刚刚占领龙虎台，未及站稳之际，罗芳珪率部发起突然反击，与日军连续厮杀3个多小时，终于夺回阵地。

自11日起，日军调集数万之众，在大口径火炮、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反复向南口全线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据守的南口居庸关阵地，平均一天落下炮弹五六千发。五二九团在没有树木、没有工事的石山之上，不顾伤亡惨重拼死固守，并适时组织发起短促的反突击、夜袭和逆袭。

14日，南口、居庸关防线正面的日军进攻更加猛烈，坚守阵地的五二九团官兵经连日激战，人员锐减。战斗中，罗芳珪也负了伤，但仍指挥全团官兵与敌激战。

经过多日交锋，日军发现五二九团只有两门反坦克炮，且没有穿甲弹，于

战士则用成捆的手榴弹回击，很快消灭了碉堡群里的敌人，随即展开对尹家大院的围攻。日伪军龟缩在大院里仓惶应战，在制高点的机枪阵地被八路军打掉后，残敌躲进院子中的石窑里，企图依托地势负隅顽抗，等待援兵的到来。

附近各处据点的敌人听到枪声，纷纷派出援军，向康家会赶来。最先赶来的一股敌人在砚湾附近钻进了七一六团的伏击圈。仅用40分钟，七一六团便结束了战斗，毙伤日军90余人，俘获10人。石神据点的日军增援部队行至炭窑沟以东，被四团二营部队包围在一处山沟里，经一小时的激战，这股敌人同样全军覆没。

被困在尹家大院窑洞里的残敌听到枪声后拼命向外突围，企图和援军会合，途中遭到四团战士的迎头痛击，被迫退回。不久，天渐渐亮了起来。为了尽快消灭敌人，四团战士一面点燃柴草，用浓烟遮挡敌人视线，一面在石窑的侧后进行挖掘，很快挖出一个大洞。随着四团战士将一捆手榴弹扔进石窑，顽抗的敌人大部分被消灭。战士们冲入石窑，俘虏了两个日军和11个伪军。

此次战役，共毙敌200余人，俘日兵12名，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23挺、步枪100余支及大批弹药、粮食布匹、军服被褥等军需物资，我方仅有一名民兵受伤。

解放军爆破取坚城

贾晓明

米，环城筑有宽约30米的护城河，河中水深没顶，不能徒涉；城墙附近的民房已被国民党守军拆毁，进城的大路也被挖断，敌人沿城墙遍设鹿砦、拒马等障碍物，又修建了大批坚固的明碉暗堡和工事。驻守该城的国民党军是整编第八十八师二十一旅六十三团以及地方警卫特务等，共约3000余人。

三纵对单县县城进行包围后，纵队首长立即向所属各部传达了“以第七旅由城西、城南，第九旅由城东、城北实施攻击，以城西为主要突击方向，第八旅为预备队”的作战方案。

24日下午，第七、第九旅冒着冰雪严寒发起攻击，首先扫清了敌人设在城外的据点，并分别突进到预定位置。

此时，在守敌的不断求援下，由豫北南下的国民党军王敬久集团主力前锋已逼近商丘、民权地区，为了赶在敌援兵来到之前攻克单县县城，第

七、第九旅经过短暂准备后，于25日17时许打响了攻城战斗。

三纵将攻城的主要突击方向设在城西，任务交由七旅二十团完成。二十团突击队冒着城上敌人的枪林弹雨发起冲锋，迅速清除了城下的鹿砦、拒马等障碍物，接近城门。但爆破组在爆破城门的时候发现，守敌用大量沙袋和泥土把城门洞完全堵死，虽经多次爆破未能炸开通道。加上敌城墙两侧暗堡和桥头堡火力十分凶猛，而攻城部队炮火不够集中，因而攻击没有奏效。

七旅与九旅首长商议后，报纵队首长批准，下令暂停了攻击。经过实地勘察，七旅与九旅首长决定仍以七旅二十团从西门担任主攻，十九团随二十团投入战斗，二十一团从南门助攻；山炮和战防炮隐蔽前出至距西门城垣六七十米处，以便直接摧毁敌火力点；为了弥补火力不足，将第二十团和第十

九团的迫击炮及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到第一线阵地，对各种火器摧毁、压制和封锁的目标一一作了明确区分。工兵连也遵照首长指示，组织班组长研究了装药方法——决定组织两个组，第一组由3人组成，用两包25公斤的扁方形炸药包，放置于上一次爆破的洞穴内引爆；第二组作为预备组，相机出击。

26日16时30分，攻城战斗再次打响。炮火迅速摧毁了西门守敌的火力点，紧接着，第一爆破组三名爆破手飞身跃出掩体，奔向城门，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城门被炸开了。

突击队随即跨过护城河，一举登上城墙，打退了守敌，并沿着城墙向两翼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二梯队的十九团指战员从西门突进城内，投入纵深战斗。二十一团和第九旅二十五团分别突破南门和东门，会同从西门攻入的部队将敌人分割包围。

战斗在午夜23时结束。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解放军共毙、伤敌700余人，俘敌第六十三团副团长赵钰三以下2260余人，缴获山炮4门、迫击炮和六〇炮7门，轻、重机枪54挺。

在三纵夺取单县的同时，兄弟部队同样凯歌高奏——二纵于24日攻克定陶县城，一纵队在二纵的协同下于26日拿下曹县县城，全歼守敌。至此，路北作战集团控制了定（陶）单（县）曹（县）的广大地区。



1947年1月中旬，巨金鱼战役结束后，被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部队消灭1.6万余人的国民党军只得将其郑州“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主力滞留鲁西南老黄河以北，又把整编第七十五师由豫北向商丘、徐州方向调动，而陇海铁路中段两侧的地区只有少数部队和地方保安团队防守。对此，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心在陇海铁路徐州至开封段南北地区迅速发起豫皖边攻势作战：即以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为路北作战集团，第六、第七纵队为路南作战集团，夺取敌人守备薄弱的城镇，并寻歼徐州、郑州等地的来援之敌，配合华东野战军在鲁南发起的战斗。

1月24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部队在单县、单虞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包围了国民党军盘踞的单县县城。据侦察，单县县城城墙高达10